

大河 纤夫

◎ 刘士俊 著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

大河 纤夫

◎ 刘士俊 著

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大河纤夫/刘士俊著. —郑州: 中原农民出版社,
2005. 1
ISBN 7-80641-757-5

I. 大... II. 刘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88136 号

出版社: 中原农民出版社

(地址: 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电话: 0371-5751257

邮政编码: 450002)

发行单位: 全国新华书店

承印单位: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

开本: 850mm×1168mm 1/32

印张: 10.5

字数: 252 千字

印数: 1-3 000 册

版次: 2005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 ISBN 7-80641-757-5/I·097

定价: 19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由承印厂负责调换

作者简介

刘士俊，自1964年从事编辑工作至今，曾任河南人民出版社编委、文艺编辑室主任、中原农民出版社社长和总编辑、河南作协理事、中国大众文学学会常务理事。

长期坚持业余创作，先后发表杂文诗歌70多篇，中短篇小说8篇。已出版诗集《伟大的公仆》、长篇小说《留在人间的笑声》、《梦影》、《三代红颜恨》、《残梦孤影》、《富贵冤家》。

《大河纤夫》是作者的第六部长篇小说。

内容提要

这是一部血情惊天、义举动地的作品。

三个黄河纤夫义结金兰，他们的亲情、爱情和友情颇有传奇色彩。这三家人的命运，在历史变迁和水患遭遇中，以及与各种人物的性格冲突中，恩怨迭起，爱恨消长，悲欢突转，离合骤变。在一串鲜活的故事情节中，凸现出一个个各有性格魅力的黄河汉子，一个个各有鲜明个性的黄河女人。响天雷和唐山凤的生死情缘，黑马桩刑场三笑，疤脸汉舍生取义，柱子娘血染九叶红，他们为情为义付出了血的代价和年轻的生命，充满了情义人生的光辉，颇具深刻性和震撼力。

作品对黄河风情和特性，对黄河边人特殊的生活方式和习性，有独到的描写。

1

皇天蓦然变脸，黑丧着厚面皮，恶声恶气震怒起来。一身闪闪电火，满天隆隆雷鸣，狂风似狼嚎鬼叫，瓢泼大雨“哗哗哗”，一股脑儿往下倒着。皇天一连发泄了几天几夜，两岸遍地汪洋，仍无息怒之意，仿佛要将天河之水倾干倒尽方肯罢休。

大河猛涨，黄龙抖威。

一河黄汤凶水，裹着猪羊、树木和杂物，如万牛狂奔地翻腾，似虎狮怒吼地咆哮，浊浪排空，惊涛裂岸。其势其状，像是要推倒黄河大桥，踏平两岸长堤，吞没一切阻碍。这一河两岸的世界，一下子变得非常可怕起来。

黄河的安危，事关民族祸福，两岸百姓的生死存亡。这是历代黄河边人，用鲜血和生命铸成的“警钟”。险情就是命令。这句话烙在黄河边人的心坎上。每当险情告急传到哪里，哪里的人就停住手中的活，不顾一切地奔向现场，在抢险战斗中大显身手。

现在一排排恶浪，凶猛地撞击着“将军坝”，恨不得将其粉身碎骨。这里一出现险情，附近几村人倾巢而来，顿时，将军坝上挤满了人。搬运石头的，用铁丝捆“石笼”的，投石笼护坝底的，紧张而有序。这时，将军寨的“二黑”，推拉着一车石头奔过来，惊大了不少人的眼睛。

只见高人一头，二十一二岁，黑脸亮眼的大汉黑马桩，光着宽脊梁板，推着高高的一独轮车石头，压得小车“吱吱”叫着。他

的脸上青一块，紫一块，左眉骨上有个血窟窿，被雨水冲出一块白骨，胸前胸后还有几个大疙瘩，活像刚打过仗负了伤。另一个弓着腰，头拱着地，在前面拉绳子的青年汉子，黑脸上眉梢上擦，两嘴角下勾，一双鹰眼暴突，人们都叫他“黑头雕”。他更是脸青鼻肿，脑门上鼓着几个鸡蛋大的血包，右肩膀上裂开一张血嘴儿，流出的血被雨水冲着。二人一齐把车上的石头，卸在捆石笼的地方后，又一起去拉石头了。

这“二黑”怎么都遍体鳞伤呢？

人们正在忙于抢险，后来才知道，这一高一低的“二黑”，因对他们的船主一亲一疏，一褒一贬，发生了口角，对骂不几句，便大打出手起来。二人正在拼头兑命时，将军坝告急传来，双方立马停战。黑马桩推起一辆独轮车，火急火燎地跑了。黑头雕慌忙找了一根绳子，向黑马桩追赶而来。二人在备石场，装了满满一车石头，黑马桩驾辕推着，黑头雕在前边拉着，急匆匆地向将军坝上奔来。他们始终没说过一句话，可配合得那样默契，行动得那样一致，就像根本没有打过架，也根本没有受过伤一样。这就是黄河边人在抗洪抢险中所表现出来的特性。

在大坝西半坡上，出现了一级险情——

一排大浪退下去，露出一条二指宽的裂缝，还在向上延伸着。领导抗洪抢险者赶紧让群众推举出五名水性最好的人，先下水探明下边裂缝的情况。其中四个是将军寨人，又都是黄河纤夫，他们是“桃园三结义”的石青山、黑马桩和响天雷，还有黑头雕。

石青山是“三结义”的老大，比他俩大一两岁。中等身材，脸上冒出一股英气，眼里闪耀着庄重和智慧。他向几个人提醒道：

“你们看，这上面风大浪高，下面激流凶猛！我们在水下要小心，要互相照应。二弟和雕弟有伤，先不要下水……”

“大哥，这堤坝比咱们自己的命主贵！”

黑马桩说着，跃身入水不见了。其他几人也尾随而下。

水深六七米，浑浊的激流，冲力很大，撞到坝上，反冲力更大。这几人虽然水性特好，但在冲力和反冲力中，都仿佛变成了一片树叶儿，身体随激流撞一下坝面，又反弹回来，被激流甩来甩去，翻上翻下，根本无法贴住坝面。他们一口气憋到了极限，都先后蹿出水面，身体撞坝都有不同程度的伤情。

第一次下水失败，石青山提出“五人连体”的新办法。于是，他们手臂挽着手臂，又一次顺着裂缝而下。经过三上三下，摸清了水下裂缝，约有五六寸宽。

危险在于：正在撕宽着的裂缝，若不能及时控制住，就会塌坝决口，带来一场难以估计的大毁灭。

情况明了，抗洪抢险大军摆开两个战场。一路运石，捆石，投石笼护坝，裂缝处为重点。另一路是三千名精兵强将，组成一道道人墙，压在西半坡坝面上。他们手挽着手，肩并着肩，让狂涛怒浪先扑打在他们的躯体上，从而减弱对坝面的冲击力。这以身阻浪护坝的场面，极为壮观。扑上来的这排恶浪，还没有完全退下去，那一排恶浪又猛扑上来，一道道人墙刚露出身来，又被高高的浪头吞没进去。肆虐着一切的凶水恶浪，不停地扑打撕裂着他们，而他们忍受着一切痛苦，顶风战浪，犹如三门峡那里的中流砥柱，淹不掉，冲不垮。

抢险指挥部的人，强制下水探险的五人，在坝头上休息一会儿。说来也巧，他们才休息片刻，响天雷忽然先看见，在那汹涌澎湃的浪涛中，有个落水人时隐时现向东而去。

“有人落水啦！”

响天雷喊叫了一声，高高的身躯一马当先，张开双臂，向上猛地一纵身，从高高的坝头上悬空而下，划出一条耀眼的弧线。他一头扎进浪涛之中，不一会儿又蹿了出来，像一条箭鱼似的，向

那个落水人追赶而去。

又一条身影，紧随响天雷下河救人。这是特爱逞强好胜，一心想出人头地的黑头雕，发疯般追超着响天雷，想抢个救人的头功，出出名气，捞点高人一等的资本。

欲要纵身跳水的黑马桩，被石青山拦住说：“他们二人去了，就行啦。”

在波涛翻腾中，黑头雕和响天雷的距离在接近着。他看一眼前边的响天雷，想着自己的水性并不比他差多少，立功出名心切，瞪大鹰眼奋力搏击，想超在响天雷前面。而响天雷似蛟龙闹海，大抖神威，疾速向前，总是把黑头雕甩在后边。远远望去，落水者和这两条汉子，都小得像只水鸟，一会儿，波涛将他们吞没了，一会儿，他们又浮在浪尖上，令人惊心动魄。

当黑头雕快要追上响天雷时，落水者在他们前方晃了一下，又不见踪影了。二人一先一后，潜水出水，沉下翻上，当靠近落水者的时候，黑头雕却发现了一个新情况。

在离他不远的激流中，有一个物件时沉时浮地漂着，一个浪头将那个物件向他推得更近了。他仔细一看，是一个精致的黑皮箱，铜鼻铜锁金光闪闪。他认定箱内有贵重之物，瞪圆了贪婪的鹰眼，这真是喜从天降，千载难逢的机遇。在救人和捞箱之间，灵魂全裸露出来了，强烈的发财欲望，膨胀着他的每一根神经。于是，他悄然抛下响天雷和落水者，疯狂地向那个黑皮箱追过去。

战场分成了两个，响天雷在拼命地救人，黑头雕在拼命地追箱子。响天雷在大风大浪中，几经拼搏，终于拖住了那个落水人——一个长辫子姑娘，已经奄奄一息了。他拖着姑娘又几经拼搏，体力消耗得所剩无几，一种高尚的精神支撑着他，极度艰难地向岸边靠近着。

陡地，一排腾空巨浪把他们击打下去，他手中那个像死人一

般的姑娘，又被抵抗不住的冲击力裹去不见了。早已精疲力竭的响天雷，再度奋勇寻找，很快又拖住了那个“死人”，正在搏击又一排巨浪时，一只小船出现在他们面前。来救援的是石青山，他见响天雷和黑头雕迟迟不回，便驾舟而来。兄弟二人把姑娘拖上船来，让腹大如鼓的她趴在船上，先挤压着腹中之水。石青山急问响天雷：

“三弟，黑头雕在哪里？”

响天雷环视一下，也发急地说：“在我接近这姑娘时，还见他追在我后边。大哥，你们上岸吧，我去找他。”

“不行！你支撑不住啦。”

石青山说着，跃身入水而去。

当黑头雕抓住那个黑皮箱时，已经是疲惫不堪了。然而，他如获至宝，欣喜若狂，抱死箱子与风浪搏斗着，幻想着发了财的美景，非常高兴地，又非常艰难地返回着。不大一会儿，一道山峰似的怒涛，吼声震耳，裹着一棵翻滚着的大树，猛地将他卷了进去。活该他遭难，连人带箱裹进大树的股权之中，而且这股权上，横横竖竖绞缠着藤葛。他活像入网之鱼，随树而下，又死死不肯丢下皮箱，怎么也挣扎不出来。他已经到了绝望的地步，仍舍不得弃箱，苦苦挣扎在死亡线上。一次，大树沉下去时间长了，眼看他就要憋死在水下，正在后悔，横下心要弃箱时，树又翻滚上来。

他又舍不得弃箱子了。

石青山正在寻找黑头雕，不料，响天雷把姑娘送上岸后，又驾舟返回，很快就追赶上了大哥。石青山上船后，从三弟手中夺过长篙，二话没说，就撑船去找黑头雕。

二人发现黑头雕和那个箱子时，都大吃一惊，一齐向他喊叫着迎上去。黑头雕一句回话没说完，又随树翻了下去。响天雷正

要入水去帮他，石青山一横篙挡住他说：

“去不得！裹进树杈里就出不来啦。”

瞬间，黑头雕又翻上来，石青山很沉重地向他说：“你要命了就丢箱，不丢箱了就丢命！我们无法救你呀，一钻进去，咱们都活不成啦……”

“这箱是我用命换来……”

黑头雕还是一句话没说完，又被一股大浪吞没下去，待他再翻上来时，追赶着他的响天雷火了，吼声如雷地喊叫着：

“丢了吧，丢了吧，为一个箱子死了，不值！还要落骂名的！”

黑头雕被激怒了，火爆的鹰眼，向响天雷放射着凶光，“嘿嘿”冷笑着说：“我明白了，这好运没降到你头上，你红眼啦，生气啦！小心得了气臌病……”

“放屁！你狗眼看人低……”

响天雷才开始痛斥两句，黑头雕又被一排巨浪卷进去。二人随巨浪追了一会儿，仍不见他的踪影，急得不行，生怕把他憋死在水下。

那棵大树又翻上来了，困在其中的黑头雕，闭着鹰眼，呼吸微微，一动不动，真像个死人。二人你一声我一声，把他呼叫得睁开了眼睛，石青山用重话刺激他，想让他弃箱保命。他很深沉地说：

“我三弟说的好哇，三弟去救人，你来捞皮箱，这在咱黄河边人眼里，是一宗很丢脸的丑事！常言说，听人劝吃饱饭。就是金箱银箱，也没有你的命主贵！快松手吧。”

这时的黑头雕，着实感到“难两全”了。他只得丢下箱，鼓鼓劲儿，突破树枝和藤葛的包围，只身蹿了出来。

石青山拉他上船，在返回途中，他那两只鹰眼，仍然对响天雷放射着不满的火光。嫉恶如仇的响天雷，对他弃人捞箱的行为

非常不满，向他瞪着更凶狠的目光。两双目光一个劲儿较量着，两个胸脯大起大落着，谁也不肯把目光先退却下来。

本来，黑头雕与黑马桩干了一架，吃了亏，就憋着一口恶气。眼下，响天雷又不把他放在眼里，还“羞辱”他，他实在承受不住了，就把胸膛拍得“咚咚”响，咬着牙“哼”一声说：

“我黑头雕怕过谁？连砍头我都不怕，还能怕你不成！你们三个想在将军寨称雄，石狮的屁股——没门！”

响天雷“哈哈”耸肩大笑，非常藐视地对他说：“你不就是船主的一个远亲吗！除了会给船主舔屁股沟，你还有啥本事？今个你不去救人去捞箱，更说明你是小人一个！我非把你这宗丑事揭出来，叫乡亲们的唾沫淹死你！”

“你们都不要再说啦！”石青山显得异常严厉，“现在，抗洪抢险比啥都重要，咱们赶紧回坝上去！”

石青山三言两语，就把两个野性勃起的人镇住了。他挥篙撑船，向将军坝划去。

响天雷救出的长辫子姑娘，是荥阳“虎牢关”那里的人。

原来，她在从二姑家回来的途中，被两个为匪首寻找压寨夫人的匪徒，追到黄河边儿，走投无路，只得跳进黄河。幸好，与她相随的大黄狗，也跳河救主了。她死死抓住它不放，才能远漂百里，大黄狗为主人拼搏到了最后一口气。她的宠物死了，她后来却得救了。

姑娘和青山娘住了一夜，第二天一早就返乡走了。而她这一死一活，却引出日后那样动人、又那样令人揪心的故事。

2

邙山犹如伏卧的苍龙，与黄河相伴相随，若即若离。北坡壁立千仞，南坡沟壑纵横，山体上关隘重重，险要易守，乃兵家必争之地。古往今来，战场残迹星罗棋布，一派沧桑荒凉的景色。唯独闪金耀银的大黄河，翻腾着，吼叫着，从西天边滚滚而来，向东天边滔滔而去，摇山撼岳，雄姿万里。

黄河在“虎牢关”这里，甩出一个好大的罗圈弯，河面宽得看不到边儿。在茫茫的河面上，有一条逆水而上的货船，慢得像停止在那儿。河岸峭壁下端，有一道白线似的小径，影影绰绰一行纤夫，壁虎似的蠕蠕而动。远远望去，货船小得像一片细叶，纤夫如蚁，一眨眼就看不见了。

近处细看，一根又粗又长的纤绳，从货船上伸到河边，又分成若干股，硬邦邦的，勒在每一个纤夫的肩膀上。他们弯腰弓背，头拱着地皮，手扒脚蹬，一伸一屈，蜗牛似的向前爬行着。那黑糊糊的纤绳，在他们光脊梁上滚动着，磨擦着，血迹斑斑。他们身上的肌肉，一块一块隆起，青筋一条一条暴突，铁脚板砸着地皮，一步一个响声，一步一个血汗脚印，毕现出纤夫汉长途跋涉的况味。

端午已过许久，皇天老日仍像发着高烧一样，暴烈的阳光蒸腾着热浪。纤道上像洒了一层火网，烫得纤夫汉像热锅上的蚂蚁，五内干裂，喉咙冒烟，又饥肠辘辘。他们一个个痛苦万状，百感

动意后，又征得船主和大哥石青山的允许，便悄然潜入水下，像两支离弦之箭，向着那只小船追赶过去。响天雷还带着他那个宝贝——酒葫芦。

灼人的阳光，洒在茫茫的水面上，金光闪闪照花人眼。潜水疾行的响天雷和黑马桩，虽然不时地露一露头儿，可别人却很难发现他们的踪影。他们在水中的身子，比鱼儿还灵巧麻利，神不知，鬼不觉，很快就追上了那条小船。二人在船下尾随片刻，就像鲤鱼跳龙门猛地蹿上来。黑马桩一双老虎钳似的大手，攥住撑船人的脚脖子，倾其全力一推，撑船的那个匪兵，还未弄清是怎么回事儿，就摇晃着身子栽下水去。黑马桩像一条蛟龙，又纵身跃入水中，追上那个匪兵，二人翻上翻下地厮打起来。

这边儿，响天雷先去追上长篙，当他跃身跳上船时，被那个匪兵乘机戳了一刀，小腿肚上鲜血直流。此刻，姑娘也乘机咬住匪兵的手腕，牙齿切开了他的皮肉，匪兵一声鬼叫，手中的匕首，“当啷”一声落在船板上。姑娘也“噗”的一声，吐血淋淋的一块肉儿。响天雷举起长篙，一篙将匪兵打落在水里。

这时，姑娘先认出响天雷，大大惊喜，感激万分地说：

“大哥，你……你又救了我一命……”

“又是你！咋恁巧哇？哼！我先去把那个坏蛋喂老鳖！”

响天雷把篙递给姑娘，交待说：“你照管好船。”

“你腿上伤重，不能去呀！”

姑娘的话还没落音，响天雷已跃入水中，向那个匪兵追赶过去。

姑娘放心不下，也划船跟过来。

霎时间，二人就一翻一滚地打在一起了。一会儿从水下打上来，双方都直着身子，踩着水，“砰砰砰”一阵铁拳对打。一会儿又抱成一团，滚打在水下，弄得波浪翻卷，浪花飞溅。“二虎”激

战好久，直到那个匪兵成了水鬼，响天雷才回到了船上。

再说，先落入水中的那个匪兵，未战几个回合，就被黑马桩打得皮开肉绽，晕头转向，招架不住，屁滚尿流地逃命去了。黑马桩看他伤势过重，咋也保不住性命，就不再去追打他了。

黑马桩也回到了船上。姑娘对二人在千感万谢中，见响天雷腿上的伤口，像小孩张开的嘴儿，红赤赤的，仍然流血不止。她看着看着，眼睛里下起小雨来，那副感激涕零的样子，写也写不出来，画也画不出来。她看看二位救命英雄，都是只穿着一条短裤，就把长篙递给黑马桩后，只听“哧啦”一声响，她把身上的布衫撕掉一只袖子，去包裹住响天雷的伤口，自己也禁不住羞红了脸儿。

响天雷问她：“你住在哪里？我们送你回去。”

“我就住在那边河心岛上……”

姑娘这一说，完全出乎二人意料之外，他们看看那个四面环水的孤岛，一齐惊问：“你咋住在那里？那岛上住有人家吗？”

姑娘没有马上回答，又从黑马桩手里夺过长篙，一边向“河心岛”划着小船，一边向二位恩人诉说起来。

她说：她家在西边河底村，父母都是渔民，他们离渡口镇驻军很近。如今兵荒马乱，那里的驻军也换来换去，这次新来的匪兵坏透啦，光在他们那个小村里，就糟踏过三个年轻妇女，闹得人心惶惶。有姑娘的人家，有的凑合个婆家，慌慌忙忙嫁出去；不愿马虎嫁人的姑娘，还有年轻的媳妇，都想着办法躲藏出去。她和一个叫大美的年轻媳妇，好得无话不说，就撑着小船，躲在这个人迹罕至的河心岛里。今日，她们悄然回村后，大美嫂有事走亲戚去了，得住几日，她只好一个人返回。在黄河边驾舟离岸时，两个匪兵跟踪着她，然后绑架了她，驾船向河心岛来了。

姑娘的话还未说完，已将小船划进河心岛，停在一条小河汉

边儿。三人跳下船来，登上一道沙岭，响天雷和黑马桩举目远望，看这岛有千亩之大，四面环水，满岛茂密的芦苇和野柳，是个藏身的好地方。

这时，姑娘遥指几棵高柳处，向二人非常诚恳地说：“看，我和大美嫂就躲在那里。走，到我们的窝棚里住下，我先去找点止血的荠荠芽捣碎，给这位大哥包包伤口，再上岸去请医生……”

响天雷不等姑娘说完，就连连摇着大手，一口回绝：“不不，我这点伤算个啥？我们是拉纤的，不能住在你这里。”

姑娘看着响天雷的伤口，脸蛋上挂着泪珠珠，无比难受地说：“二位大哥打死匪兵，为民除害，不顾生死救了我，你们是我的大恩人，一口水没喝，我一点恩没报，说啥也不能让你们走……”

她转向响天雷说：“大哥呀，你能不知道你的伤势有多重吗？那时候我看清楚了，刀扎进去很深，要是伤口一发，那可不得了呀！你……你……咋能不在乎……”

响天雷突然“哈哈”大笑，大胸脯一鼓多高，虎生生地向姑娘说：

“你是黄河边人，咋能不知道黄河汉子的硬性哩？要是受点伤，流点血，就顶不住繁软蛋，那还是男子汉大丈夫吗？”

黑马桩好像有了两全之策，就向响天雷说：“三弟，你伤势太重啦，我走，你就留下来吧。”

“不！真走不成了，咱俩都得留下来。”响天雷说得非常坚决。“都留下不行！”

黑马桩断然说道：“你想想，离‘三门天险’不远了，一下少了咱两个大力士拉纤，货船咋能闯过去‘鬼门关’？”

“这……这……”

黑马桩走了。

3

西天上的一轮红日，活像一盆熊熊烈火，燃烧着黄河波浪，燃烧着莽莽的河心岛，拉长了岛上两个人的身影。

悠荡着长辫子的姑娘，领着人高马大的响天雷，七拐八绕，来到几棵枝叶交错的柳树下。这里，隐蔽着一架茅草窝棚。棚后，一片片长叶子芦苇，环抱着一池清水；棚前，一滩净净的白沙上，摇曳着浓浓的树影。树上，一对花喜鹊“喳喳”地叫着，仿佛是在迎接客人的到来。

一直到这时候，姑娘像是才看见，自己赤裸着一只白亮亮的胳膊，顿时粉脸通红，羞答答地低下了头，只对响天雷说声你等一下，就向那个窝棚跑去。

不一会儿，姑娘又从窝棚里走过来，长辫子甩来甩去，身上换上一件桃红色的布衫，宛若一团绚丽的火苗，晚霞映照着她那红扑扑的脸儿。她手里提个黑茶罐，拿着个大白碗，笑盈盈地来到响天雷跟前，弯下腰去，“哗啦啦”倒满一碗水，双手捧着送给他：

“窝棚里热，你先坐这沙地上歇歇，喝喝水。我去找止血的荠荠芽……”

“不用去了。”响天雷喝几口水，感到拘谨别扭，“我这伤口不流血了，真的，不会有啥事的，还是让我走吧！”

“大哥，你两次救了我，我要让你带着重伤走了，我……我成